

目 录

林县历史沿革·····	赵九成 (1)
忆同陈赓将军的会晤·····	赵九成 (9)
玉崇村的由来·····	王用周 (13)
难忘的五月二十三·····	李巍山 (19)
林县人民剿蝗记·····	郭世杰 (22)
抗战时期的林县联中·····	赵九成 (29)
林县解放区文化教育侧记·····	郭世杰 (39)
大战白云山·····	王用周 (49)
黄宇宙在太行山的抗战活动·····	赵九成 (57)
大革命时期的北方农民起义 ——天门会·····	梁心明 (64)
天门会始末记·····	李菟荃 (90)
“天切会”概况·····	李巍山 (96)

诗文赏析

王庭筠黄华山居诗碑(五首)……张增午(98)

附：诗碑影照四幅

送卢山人归林虑山……………皇甫冉(101)

游天平山寺……………韩琦(102)

黄华水帘诗……………元好问(103)

鲁班壑……………万化(105)

历史掌故

郭巨墓及郭巨埋儿的传说……张增午(106)

桃花洞……………郭紫明(110)

冰冰背……………郭紫明(113)

王相岩……………郭紫明(116)

刘根心……………崔复生(119)

林(隆)虑琐记

北史拾零……………(21)

西汉中业林县是隆虑公主的封地……………(28)

黄华书院……………(56)

林县历史沿革

赵九成

林县在历史上，夏属冀州，西周属卫，春秋时，先属卫，后属晋。战国时，为韩临虑邑。后属魏，又后属赵。其地有石城，在县南九十里，秦惠文王十一年（前327年）伐赵，拔石城（同上）就在这个地方（雇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四十九）。

秦统一中国后，林县属邯郸郡。

西汉时，设置隆虑县，属河内郡。《汉书》卷二十八载：“隆虑：国水，东北至信城，入张甲河，过郡三，行八千八百四十里，有铁官。”应邵曰：

“隆虑山在北，避殇帝讳，故曰林虑也。”由此可见，林县在西汉时原名隆虑县，因山得名。有国水，国水是洹水的误文，现在仍名洹水。有铁官，说明那时是产铁的。西汉曾在这里封过两个侯国：一是汉高祖六年（前201年）封有周灶国，景帝中元年（前149年）除；二是在景帝中元年封有陈融国，武帝元鼎元年（前115年）除（史念海《西汉侯国

考》)。到了东汉殇帝延平元年(106年)，因避殇帝刘隆讳，山和县一律改为林虑。至东汉献帝建安十七年(212年)割属魏郡。

三国时，林虑县属魏国朝歌郡。

西晋时，属司州汲郡。晋怀帝永嘉元年(307年)，地入于前赵。东晋元帝太兴二年(319年)地入于后赵。穆帝永和七年(351年)，后赵亡，地入于前燕。废帝太和五年(370年)，前燕亡，地入于前秦。孝武太元九年(445年)前秦解体，地入于后燕。

南北朝时，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六年废林虑县，并入邺县(今河北临漳)。孝文帝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复置林虑县(《乾隆林县志》卷一)。孝庄帝永安元年(528年)，置林虑郡，隶属司州(《魏书》卷一百六上)。在魏孝静天平初(534年)，设置临淇县(今临淇镇址)其地从林虑郡内划出一部，仍属林虑郡辖。《魏书》卷一百六上又载：“临淇：天平初，分朝歌、林虑共置。”到北齐文宣帝天保七年(556年)，废林虑郡。北周武帝平齐后，又恢复林虑郡。

隋初，沿袭北周之旧，为林虑郡林虑县。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废郡仍为林虑县。又从其中分置淇阳县(今淇阳城村址)，属相州。开皇十六年(596年)，将林虑县改置岩州。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废州，复为林虑县，属魏郡，

将淇阳县、临淇县均复并入林虑县。

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复置岩州。五年（622年），废州，置县，属河北道相州。孝吉甫《元和郡县志》载：“唐武德二年又置岩州。五年废州，又属相州。林虑山在县西二十里，山多铁，县有铁官，南接太行，北连恒岳”。

雍正《读史方輿纪要》四十九亦载：“县东北三十里有利城，唐置铁冶处，宋（仁宗）至和中废。”从这里可知，汉时县里曾设铁官，唐时又设铁官和铁冶处，到宋（仁宗）至和年间废掉，宋以后再不闻有铁官的设置了。

五代时，因唐之旧，没有什么更改，仍属相州。到了宋朝的时候，属河北西路彰德军。宋南渡后，林虑县属金。

金宣宗贞祐三年（1215年）十月升为林州，属河西北路彰德府。兴定三年（1219年），从安阳县境内增置辅岩县，县址在今水冶镇，隶属林州。《乾隆林县志》载：“金属彰德府，贞祐三年升为林州。兴定三年，又析安阳地增置辅岩县属焉。”金时，著名诗人、画家王庭筠因爱好天平、黄华的山水，曾隐居黄华，自号“黄华山主”（《金史》卷一百二十六文艺下），他有许多诗留下来，现在黄华还有他的遗迹。

元时，仍金旧名，属中书省彰德路。《元史》卷五十八地理志一载：“林州下，本林虑县，金升

为州。元太宗七年（1235年）行县事。宪宗二年（1252年）复为州。至元二年（1265年）复为县，又并辅岩县入焉。未几复为州，割辅岩入安阳，仍以州隶彰德路。”这是元时沿革概况，州降为县，县升为州者数次。

到了明时，改州为县，林县的名字从此固定下来。据《明史》卷四十二地理三载：“林，府西稍南。元林州，后废。洪武元年（1368年）九月复置。二年四月降为县”。林县降州为县后，属河南布政使司（简称河南省）彰德府。

林县城始筑于东魏天平元年（534年），城址在今大菜园村西（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五十五）。到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才建筑土城于今治，林县城址从此固定下来。《乾隆林县志》卷二载：“元（顺帝）至正十三年（1353年），再修。周围三里三百二十步。城四门：南曰宣化，北曰孝感，东曰忠义，西曰社稷。”

明（世宗）嘉靖间，避西山水势，因塞西门，门上建楼五座，四翼建翼楼四座。至（神宗）万历元年（1573年），始奉诏改建石城，高三丈五尺，广一丈。后北门圯毁，二十一年（1593年），知县谢思聪重修门外瓮城三，上俱建楼。其城壕周围长四里二百八十步，深一丈五尺，阔二丈五尺。壕外有月堤。从胡汝登《石城记》说：“彰德有县属曰林县，当太行之麓，在万山中，因岩险为邺西一保

障。此处太行山下浸，每值霖潦时，有冲啮（音泉）之患。城故筑土以成，不堪久远。至（穆宗）隆庆倾圯已甚，识者有隐患焉”。这就是易土城为石城的原因。

清朝时候，分河南省为四道：河北的一道，叫彰、卫、怀道，下属彰德、卫辉、怀庆三府，林县隶属彰德府。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建立中华民国，民国二年（1913年），废府（王念伦《中华民国疆域沿革录》），又把河南省分为四道，即予东、予北、予西和予南，林县属予北道。翌年，改名为开封、河北、河洛和汝阳四道，林县属河北道（吴汝勋《河南》）。后废道，林县直属河南省。其后又在省下置专区，设立行政督察专员，为省政府派出机构，专员驻安阳，兼安阳县县长，林县属之。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后，林县很快成了敌后抗日根据地。一九四〇年，林县分成林（南）县和林北两县。林（南）县属中共予北地区，林北县属中共太行五专区。一九四三年九月（林南战役后），太行区决定，县城以北仍属五专区，县城及以南属七专区。一九四六年六月林（南）县和林北县合并为林县，七专区亦和五专区合并为五专区，林县属之。一九四九年五月，太行五专区，由林县迁往安阳市，属平原省。林县属安阳地区领导。一九五二年十月，平原省建制撤销。

林县属河南省安阳专区。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安阳专区裁撤，林县划归新乡专区。一九六二年，安阳专区复置，林县属之。一九八四年，安阳专区裁撤，由市管县，林县属安阳市管辖，至今。

林 县 沿 革 表

朝 代	名 称	隶 属	备 考
夏		属冀州	
西周		属卫	
春秋		先属卫、后属晋	
战 国	临虑邑	先属韩、后属魏、 又后属赵	
秦		属邯鄲郡	
西 汉	隆虑县	属河内郡	
东 汉	隆虑县 林虑县	属魏郡	遵殇帝刘隆讳改名 林虑县。献帝建安 十七年（212年） 割属魏郡

三 国	林虑县	属魏朝歌郡	
西 晋	同 上	属司州汲郡	怀帝永嘉元年 (317年)归前赵。
东 晋	同 上	先后属后赵、 前燕、前秦、后 燕	
北 魏	林虑县	属 邺 县	太武帝太平真君六年 (445年)并入邺县， 孝文帝太和二十一年 (528年)置林虑郡。
	林虑郡	属 相 州	
北 齐	林虑县		文宣帝天保七年 (556年)废郡。
北 周	林虑郡		北周武帝复郡。
隋	岩 州		文帝开皇三年(583 年)废郡，开皇十六 年(596年)设置岩州。 炀帝大业二年(606 年)废州复为县。
	林虑县		
唐	岩 州	属相州邺郡	唐高祖武德二年 (619年)，复置岩 州。五年(622年)， 废州仍为林虑县。
	林虑县		
五 代	林虑县	属 相 州	
北 宋	同 上	属彰德军	
金	林 州	属彰德府	宣宗贞祐三年(1215 年)升为林州。

元	林虑县	属中书省彰德路	元太宗七年(1235年)复为县。宪宗二年(1252年复)为州。元世祖至元二年(1265年)复为县。后又升为州。
明	林州		
	林县	属河南布政使司彰德府	明太祖洪武二年降州为县
清	同上	属河南省彰德府	
民国	同上	属河南省	民国二年(1913年)裁府设道,未几废道设专区,林县属河南第三专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	同上	先后属平原省、河南省。	一九四九年属安阳专区,一九五八年安阳专区裁撤后属新乡专区。一九六二年复属安阳专区。一九八四年裁撤安阳专区后属安阳市辖。

(本文作者赵九成, 系林县东姚乡东沟村人。一九一一年生, 一九三七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 曾先后担任过林县联中、国立十中、江西省吉安中学等校教师, 现在林县县志总编辑室工作。)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于林县

忆同陈赓将军的会晤

赵九成

在抗战八年中，对我印象最深，始终不能忘怀的一件事，是同陈赓将军的会晤。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知识分子，没有见过什么大人物，陈赓将军就是我见到的最高的军事首长。我是一九三八年七月同他见面的，迄今已整整四十七年了，但他的音容面貌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一九三八年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第一年，这年六月我的家乡河南林县东姚区的区长程万宝被河北民军总指挥张阴梧捉去了，东姚区长出缺，虚位乏人。国民党统治下的林县县长张守魁不知怎么选中了我，委任我担任东姚区长，我本来在林县县立中学教书的，因抗战开始后，平汉沿线的国民党军队溃退下来，云集林县，林县地方秩序极端混乱，学校被迫停顿了，我回到家里，无事可作遂承乏区长一职，填补了空白。

我到区公所不久，即有军队开到东姚，谁也不晓得是那一部分的军队，我亲自到路边观看，才晓

得是八路军。我向部队说明我是来欢迎你们的，你们的首长是那一位，请告诉我，问了许多人，问不出头绪来，任何人都说不知道，我在路边站了很久，迎接不到军事首长，军队走过去了，我也快快而归。到了傍晚的时候，突然驻军派人来找我，叫我去会见他们的首长。我真是喜出望外，欣然同往，到司令部，司令部所在地就是现在东姚棉纺织厂所在的地方，那时是一个地主索老兴的住房。我见到部队的首长，原来是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将军。他最初给我的印象是平易近人，丝毫没有军事长官的架子。他身材不高，却很结实。他告诉我，军队要开赴平汉路沿线出击日寇，所有笨重的器械，一律要留下来，都不带到前线去，要我在后方协助他们看守留下来的器械。我当即欣然同意。第二天早晨军队就出发了，从此有许多天没有回来，“七七”一周年纪念日到了，他们也没有回来。

一天突然接到司令部的通知，邀我到山侧西村，去参加他们补开的抗战一周年纪念会，当时的山侧西村就是现在的伯文村，因为后来有一位中共县委宣传部长兼东姚区委书记张伯文，在镇压孙真会叛乱时，牺牲在这个村庄，为了纪念张伯文，改山侧西村为伯文村，直到今天，这是后话。我当时应邀到山侧西村去参加会议。同我一块去参加会的有警卫大队长赵伏宏（东姚乡东沟村人），区署警卫员靳霆（东姚乡南窑村人）等人。在村东广场上

搭的主席台上，第二次见到陈赓将军，在开会前，他和我作了长时间的谈话。他说 he 自己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参加过多次战役，负过多次伤，身上有许多伤痕，并且当场解开衣服，让我看他身上的伤痕，果然有许多已经治愈平伏的伤痕。还谈了一些抗战局势和动员民众方面的工作。他这样肝胆相照赤诚待人，完全把我当作自己人看待，深深感动了我，他的形象永远刻印在我的脑海中，使我终身难忘。

会议开始了，首先推选了许多名誉主席，我有幸也被推选为名誉主席之一，这一点对我来说真是滥竽充数，不称其职，同时使我感到莫大的荣幸。会议开始后，陈赓也讲了话，但讲话不长，可是内容我已不记得了，散会后，留我在那里和战士们一同聚餐，战士们在举行饭食比赛，我有幸参加了这一比赛。晚饭后，我才告辞回到区公所，已经很晚了。《陈赓日记》在一九三八年七月十日描写开会的情况，他说“今日补开七七纪念及庆祝中共十七周年大会。七七二团、七七一团、一营、旅直全部到会。并有当地区长及群众二百余人参加，会场挤得无一步余地，情绪甚热烈”。这里所说的当地区长就是我。从此以后，和陈赓将军没有会过面。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后，陈赓将军所率领的第四军团，到了江西南昌。当江西省人民政府还没有成立的时

候，由四军团的政治部暂时行使省人民政府的职权。那时我也随同林县中学迁移到江西峡江县何家村。我当时很想到南昌再一次会见陈赓将军，因循未果。他所率领的四军团，从江西南下，如入无人之境，直捣云南，陈赓曾任云南解放后第一任省主席。后调到北京任国防部副部长。可惜在五十年代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终年才五十五岁。这是中国莫大的损失。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玉 崇 村 的 由 来

——记取缔孙真会的前后

王 用 周

东姚乡玉崇村，原名柳树沟村。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在争取和取缔反动孙真会的战斗中，我东姚区千队队长、县大队三连副连长王玉崇同志等牺牲于此，为缅怀和纪念革命先烈，解放后，人民政府决定将柳树沟村改名为玉崇村。

孙真会是一九二一年在鹤壁崔村沟自发兴起的封建迷信会门组织，膜拜的偶象是唐朝名医孙思邈，即孙真人。同年冬，该会传到了林县东姚一带。当时，正是帝国主义豢养扶植下的北洋军阀混战时期，孙真会成立后的主要活动是抗捐抗税，防御匪患，保卫家园，势力发展很快。到一九二六年春，由于油村爆发了天门大会农民武装起义，许多穷苦百姓纷纷参加，孙真会会员加入天门大会者也为数甚众，孙真会的势力渐趋削弱，随之即停止了活动。

一九四三年，林县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大旱不雨，飞蝗蔽日，粮食歉收；而日、伪、顽则加紧勾

结，催粮逼款，拉民伕，抓壮丁，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地方上的土匪、胡掠队（伪保安队）打家劫舍，四处为患，太行百里山川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在这饥荒板荡的岁月，农民阶级迫于生计，恢复孙真会以反抗压迫剥削，驱虏挞寇，自卫保身的愿望日见滋长。以东姚镇反动地主索老兴为代表的一帮地主豪绅，出于本阶级的利益，顺应和利用农民的这个心理要求，联络各村地富、保长，四处串通，欺骗诱惑，以封建迷信手法，很快恢复了孙真会组织。以郝家山西村（今伯文村）老坛为中心，村村设坛。在不长的时间内，势力蔓延到东姚、采桑、合涧、泽下、临淇和鹤壁等地域，会徒发展到八千余人。初期，该会在我党我军的物质援助下，曾合力抗击过驻东姚的日伪军，打败胡掠队，做了一些抗日工作。不久，国民党林县党部书记郗觉民，东姚分部书记王良甫、伪县长李同秀、伪新五军支队长童桂林等都积极插手其间，收买拉拢会首，重新整顿，清除“异己”，很快就掌握和操纵了这个组织。他们给各村会队配发长矛、大刀等武器，并以妖言惑众，传授迷信“咒语”，排刀练枪，为扩展力量，他们还向群众滥施淫威，规定凡十五至五十岁的男性农民都得入会，谁不入会，就往他家派饭、派粮，逼迫众多农民误入歧途，参加会门。在日伪的指使下，孙真会积极进行反共宣传，诬蔑、中伤我军借粮，离间军民关系，掀起对

抗共产党八路军的反动声浪，并多次与我军发生武装冲突，残害我方人员，破坏抗战，为日伪效劳。成为一支危害性极大的反动武装。

为开辟东姚一带地区，解救东姚人民，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抗战，中共太行七地委、七分区，林县县委、县政府从大局出发，决定采取“政治争取”的策略，广泛深入地宣传我党抗日救亡的主张，揭露地主、汉奸的罪恶阴谋，团结和争取多数受蒙蔽的会众，以瓦解和取缔孙真会组织。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我东姚区于队长、县大队三连副连长王玉崇同志遵照上级指示，来到柳树沟村开展工作，他深入群众，了解情况，说服动员会员及其家属认清形势，倒戈反正；而且置个人安危于不顾，闯入刀丛虎穴，到会坛内向会首宣传我党的政策，晓以大义，希望他们能够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幡然悔悟，团结抗日。但是，顽固的会首口头上表示接受劝告，同意撤坛，暗地里却密谋杀害王玉崇同志。十二月十日，王玉崇同志率二十余名战士到该村撤坛，一到村里，反动会首就聚集会众，与我军发生武装对抗。我战士被迫自卫，鸣枪警告，缴获了部分标枪大刀。会首领少数会员南逃，向附近的大庄、底沟几个村庄的会队告急，随即联络组织了几百人，返身柳树沟，向我军疯狂袭击。由于我军不愿伤害受蒙蔽的群众，战士们一边朝天放枪，一边撤退。与此同时，前往大庄、底沟撤坛的我一班